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六回 郭公私訪桂林府 避雨村中得實情

安心要進溪山城，無奈路途遭兩風。從權宿在縉紳宅，所訪之事得知情。

話表郭制台次晨傳下令去：本部堂欲往桂林府察訪事件。

令廣東總鎮張河帶本部人馬相隨。總鎮張河遵令退下。那些執事排列伺候，郭制台乘上大轎，廣州文武官員送出十里，制台吩咐迴避，各令職守。制台乘轎，人馬相隨，逕奔桂林府大路而去。一路上夜宿曉行，饑餐渴飲，這日已到桂林府交界，紮下大營，吩咐執役人等且上桂林府察院等候；又令廣東總鎮張河領人馬上南陽府駐紮；再差十匹長探馬往桂林府溪山縣打探本部堂消息，若是至五天無信，你帶兵去把宋雷宅子圍困，尋本部堂下落；若遇總兵同江，不可漏泄消息；再差人到河南張鵬翻中丞那裡說知此事。吩咐已畢，自己扮作行客，命長隨劉升扮作伙計，叫其須加小心，莫漏泄行藏。劉升遵命，把行李收拾停當，主僕二人辭別張總鎮，往桂林溪山縣而來。一路的景致無心觀看。

這日正走，只見迎面來了一簇人，有男有女，有富有貧，老少不等。郭公心中納悶，遂近前相問：「你們男女眾人是在做什麼去？」那眾人叢中出來一五十餘歲之人，頭戴金頂纓帽，身穿藍袍，面帶書香之氣，知是有功名之人。這人笑問：「客長從何處來？」郭公回答：「是從廣東廣州府來，欲往桂林去。」那人問：「老客既從廣州府來，可知總督郭制台來在何處？」郭公曰：「俺與他卻是一天起的身，他在兩廣交界駐紮行營，次日帶領人馬又奔南寧去了。你問郭制台有何事故？」

那人說：「我們的事向你說也是無益。」

郭公說：「俗語說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你們對我說明，焉知無益。請道其詳。」那人說：「既是老客相問，我們男女眾人非是一處之人，大家湊伙去迎總督大人伸冤，告宋雷劣紳仗勢力搶奪良家婦女，霸佔田產地土，傷害人命如同兒戲，我等無處伸冤，故齊奔督轅控告。」郭公聞言，心內自思：「梁懷玉之言卻是真了。」忽然耳畔聞鑾鈴響，抬頭一看，見兩匹馬飛奔而來，知是張總鎮差來的長探，相隔有二三十步，郭公一搖頭，長探把馬撥回，徜徉而去。郭公向那人說：「你們去迎郭總督怕迎不著，我耳聞郭制台五天必到桂林之信，候他坐了察院再告也不遲！」那人說：「老客所言有理，多蒙指教。」遂向眾人口呼：「眾位男女親友們，皆聽見這位老客所言，郭制台五日內到桂林，咱們不可遠迎，等候在察院內控告罷。」

眾男女辭別了郭公，往桂林而去。

郭公見眾人回去，天色將晚，說：「劉升，你看日光欲落，且尋店房宿歇方好。」劉升扛著行李在前，郭公隨在後，來到梧桐鎮，尋了一座店房歇下。

次晨令劉升問店東去溪山縣之路，劉升去問明白，回在屋中，見郭制台扮作一位算命先生模樣，遂回稟：「大人，此鎮離溪山縣只有二十里路，那宋雷住居城內。」郭公聞言，吩咐：「劉升，你且在店內住著。本部堂前去私訪，不可泄漏消息。」

言罷出離梧桐鎮，奔溪山縣走了。

約有十數里地，突然天降大雨，冒雨而行，渾身濕透。又走了二三里，走進一座村莊，見路北有座大門，郭公急走幾步，進了大門過道，摘下涼帽，掛在門上，把行李放在就地，坐在門枕石上歇息，望院內一看，有樓有廳，上邊安著走獸，可惜坍塌不堪。暗思這定是一家敗落鄉紳，不知是哪一家老先生的後代？正然望裡觀看，從宅內跑出兩隻犬，照著郭公汪汪亂咬，呼喝不住。從裡面走出一人，將犬喝退，向郭公曰：「原來有客官在此避雨，此處非是避雨之地，且到敝宅書房一敘。」郭公見此人頭戴草帽，身穿寶藍長衫，外披油布雨衣，青布雲鞋。

年紀約有五十餘，兩撇鬚鬚，面帶書氣之秀色。遂回答：「萍水相逢，焉敢打擾。」那人曰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」遂把郭公包袱提起，說一聲「請」，在前引路。郭公把濕涼帽戴在頭上，在後相隨，進了二門，有兩合角門，一座朝東，一座朝西，同那人走進東角門，有一座北廳，上安走獸，門窗也殘朽不堪，郭公進了廳房，把涼帽摘下，掛在帽架上。那人把包袱放下，讓座。郭公落座，裝了一袋煙遞與郭公。那人又高聲喚：「看茶來。」郭公吃著煙，見院內只有一棵木香樹，一株玫瑰花，廳內只有調案金漆茶几桌椅，皆已朱漆，擺設古玩，也不齊全。

只見一人送上茶來，先送在郭公面前一盞，後送那人一盞。吩咐送茶人令廚下收拾酒飯，那人應聲而去。

那人口尊：「老客，我聽你的語音是山東人否？不知落鄉居城？貴姓高名？來敝縣有何公幹？」郭老爺曰：「在下萊州府即墨縣，姓郭名卿，因家中貧寒，聞聽我的本家在貴省作總督，去求他謀事。又聞人言不日往桂林來，只得在此等候。我的盤費短少，在家看過子平卦書，暫且賣卦，賺幾文錢餬口。」

不幸天降大雨，在貴宅門下避雨。蒙尊駕見愛，讓至客舍。我觀貴府光景，也是敗時的鄉紳，請教尊駕大名？貴府令先人官居何職？請道其詳。」那人見問，口呼：「郭先生，我的高祖是明朝宰相，曾祖官居清朝吏部尚書，先祖官居知府，不幸到任病故。我先父是梧寧教諭，我雖是副榜舉人，總算辱門敗祖。」

我名楊貴，字真實。我幾年方十六歲，入龔門。昨日被知縣張惠傳去，下入監牢。」言罷，不由眼含痛淚。郭公問：「令郎既入龔門，犯了何罪？就該坐監！」楊貴說：「若是犯了罪，坐監也不屈。」郭公曰：「這就奇了！既不犯罪，為何身受縲紲之苦？」

楊貴說：「郭先生不知，這就是山高皇帝遠，盡出不法人。皆因離此二里許，村名楊家亭，有一富貴家，是一貢生，名王成玉，將他女與我兒結下親。三月清明節，他父女祭掃墳墓。仗勢欺人的黃子明見王小姐貌美，差家丁詢問明白，又差家丁前去作媒提親。王親家言已與我小兒結了親。那家丁回覆黃子明，黃子明在知縣張惠手內使上白銀若干，又上下打墊通了。派差役傳我兒面論，至公堂，張知縣破口大罵，不容分辯。張知縣去見撫院，誰想他官官相護，是一黨之人，除了我兒之名，招監下獄，我料想我兒只有九死一生。」

話未言完，忽見家人來稟：「大門外來了十幾名騎馬之人，甚是威武，依小人看不是宋宅家丁，就是同江的兵勇，大約多是為著小爺來拿老爺的。」楊貴聞言，面帶驚色。郭公曰：「我去看來。」遂走出廳房，來至大門向外一看，卻是張總鎮差來的探馬，一見郭公，撥馬倘廣東徜徉而去。惟有劉升照著郭公而來。原來，劉升見下大雨，心恐郭公身上衣濕，帶著衣服，方出梧桐鎮遇見探馬，故而順著腳下鞋跡，尋至楊家門前，方近前後門。

且言郭公在劉升耳畔低聲，這般如此說了一遍。劉升答道：「曉得。」竟往溪山縣而去。郭公轉身復回到客廳，不見楊貴在廳，遂問家人：「你家老爺哪裡去了？」家人回答：「大約我家老爺恐懼，唬得躲藏去了。」郭公曰：「請你家老爺出來，我有話相問。」家人去不多時，楊貴從後宅出來，那驚慌之色還未退。郭公曰：「那些騎馬的向東去了，惟有我昨日路遇同道的人，我向他說了幾句話，他進城去了。」楊貴口念：「阿彌陀佛，足以夠了！」郭公問：「因何這樣驚慌呢？」楊貴說：「我恐是宋雷差來的家丁與同江的兵前來拿我，那就了不得了！」

郭公曰：「你是官門，有功名之人，太膽怯了。想人生在世，大丈夫生而何歡？死而何懼？若說是他家丁、兵弁，就是宋雷、同江親身來，他是虎是狼，吃了你不成！而且又無仇恨，你為何這樣怕他？」楊貴口呼：「先生，你那山東官清民安，是有王法之處。俺這裡是無王法之區。人人皆言郭總督係護國愛民的清官，看起來有名無實，坐在廣東，不閱邊，必是得了傷寒病了！」郭公仰面大笑曰：「你屈罵罵俺本家了。你算一算，自二月從北京來至廣東，路途遙遠，按站得走兩個月，這才四月將盡，他到了廣

東，必須將署中公事清理明白，方可赴廣西來，豈不是屈咒罵他了。」楊貴聞言猛省，離座掃地一揖曰：「我目下神思不定，忘魂失事，我竟忘了先生和總督大人是我家，萬望恕罪！異日見了大人，萬不可提此話。」郭公笑曰：「你只管放心，縱然他知道，亦無妨礙。」

二人說話之間，家人端上飯來，楊貴曰：「請先生用飯。」

郭公並不作謙，二人同桌用飯已畢，漱口吸著煙，郭公口呼：「楊先生，你適才之言，我是不大明白，那黃子明，他是何等人？就這麼大勢力？」楊貴曰：「若論黃子明，他乃是一監生，又捐縣丞，若論功名，他在我以下。他有一門好親戚，若提起來，令人寒心，他的嫡妻是宋雷之女，上年臘月間病故。他丈人宋雷專行霸道，也不知搶了人家多少婦女，也不知霸佔人家多少田園。這良河岸上，有一莊村，名東崖村，中有一名門之子，是一秀才，與小兒是連襟。他有一妹妹，也是三月三上墳祭掃，被宋雷搶了去。」郭公聞言，心中惱怒，遂又問：「這名門之女被宋雷搶了去，他家就善罷不成？」楊貴曰：「風聞他家往廣州府去控告，至今並無音信。那黃子明依仗宋雷，宋雷倚仗他外甥同江在本府作總鎮。他強霸不足為奇，還要想著作皇帝，全仗他乾父索艾，還有他親家田貴二人之勢力，想要圖謀大清江山。他家內打造槍刀兵刃，地窖內藏著十餘萬兵。他家內現蓋下長朝殿、三宮六院、午門皆全。」二人講話，天色已晚，家人掌上燈來。

郭公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怪不得梁賢契在我督院說還有重大之事，他不說明，看來是實了。」復問：「楊先生，你言宋雷這些無法之事，有些不實罷？」楊貴口呼：「郭先生你若不信，你明日進城在他門口敲起卦板，他必請你算命，他外邊是廣亮大門，大門內是五座門如午朝門一樣，兩邊廂房如朝房相似。」

後邊大廳九間九尺，就是未蓋五鳳樓。是我親眼得見。先生若去給他算命，千萬說他該作皇帝，若算他不作皇帝，先生你可吃了苦了。前者宋雷聘請我到他家教讀，來一串書館，善曉子平，給我算了一命，算得很應驗，宋雷知道了，令他講一講命運，算他幼年富，中年貴，老年恐不得善終。宋雷聞言，即刻惱怒，吩咐家丁把他捆綁，打了一百皮鞭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